

電視取代中國週 會長無暇看毛片

訪問中港兩大新任會長

本刊記者

中大學生會及港大學生會最近分別進行了來屆幹事會的選舉。譚樹繁君及文海亮君分別當選為新一屆的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及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這次二大學生會的選舉乏善可陳，「風平浪靜、一片平淡」，二個都是沒有競爭下，獨閣勝出。不過正因為，火熱年代的過去，群眾參予減弱，學生會的大官更值得我們注意，因為他們可以左右未來一年學生會的路向。這期我們特走訪他們希望從中了解來年學界又會怎樣。

註：問：記者 譚：譚樹繁（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文：文海亮（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

問：來年在你們領導下的學生會，將會以什麼為工作的重點？

譚：對內將積極參與校政，提高學術風氣，對外則通過各種媒介，如專題探討，社會調查，和與外間社團的聯絡，來樹立中大學生的形象。中大學生是真才實學，有料，關心社會動態，對社會有責任感，使命感和正義感，手段為展覽，論文集和多些向外界表明態度及取向。

文：來年的港大學生會，將會以校政改革，認識中國和關心社會為工作的重點。校政方面會嘗試迫使校方設立監察制度 EVALUATION SYSTEM，使學生能就大學課程和授課等表示意見，改善大學教育。自從「四人幫」後，港大學生普遍對認識中國態度冷漠，明年將會特別著重對中國問題的探討。關心社會方面則會著重針對香港的流行意識形態的批判。

問：你對中國週和香港週的活動有什麼意見？

譚：中國週近來已無創新的意念，其形式已落後，這樣的做法由電視等傳播媒介來實行都可以，如介紹祖國的風光等。中國週形式舊，沒有創新，少同學參與專題探討，也未能追上社會的改變等，都使其喪失對外界的吸引力。總的來說是「搞不起」。香港週手法和中國週無多大分別，但內容方面較新，資料整理得較有系統，較為充足，對引起中學生關心社會，影響較大。中國週和香港週在形式上都和群眾有一定程度的脫離，故應考慮形式上的變更。

文：中國週聲勢差，觀眾和工作人員都很少，最致命的是沒有主題，給人沒有中心的感覺，原因可能是大專界對認識中國不感興趣所致。香港週是近幾年探討香港問題最全面的一個展覽，參觀的人數亦達一萬六千人。對於一般的同學，香港問題是較為切身，而中國問題則較為遙遠，因此較多人關心香港週亦是有其現實的基礎。自己不想就香港週是否必然取代中國週表示意見，但覺得香港的未來是必然受著中國的影響，因此假如中國週辦得不好，其實是一種可悲的現象。

問：你覺得中大／港大學生是否與香港社會民衆有嚴重脫離？

譚：大學生們是小資產階級，畢業後可上昇至中上階層，當然很容易與民衆脫離。

文：脫離是事實。同學們就算家住廉租屋，但常留在學校和宿舍，與外間的環境是截然不同的，況且畢業後多能找到好工作，小資產階級的氣味十分濃厚。

問：你對香港的色情問題有什麼意見？

譚：性在香港是有著重要的影響。政府有意製造一套觀念給香港人，而給人們發洩這原始慾望的機會，對社會就不會不滿了。性本身並沒有什麼害處，而且是自發的，但政府應負起引導的作用，而不應把它推回香港人自己身上。

文：色情問題並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連結到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的，社會分工令到工人工作苦悶，工餘追求官能的發洩，再加上商品滲透文化領域的結果。

問：性在中大／港大的情況是怎樣？你們有沒有看過毛片？

譚：同學來自社會，當然亦會感染社會的各種性風氣，所以看毛片，嫖妓亦不足為奇。毛片可以看，自己亦想看，因為要了解潮流和風氣，但今年上任後，工作太忙，相信會沒有時間去看。

文：自己在學生會中央工作，多談社會國家，少談性，因此不大清楚一般港大同學對性的看法。自己看過毛片後覺得很悶，覺得很有壓迫感和不舒服。自己也不太清楚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感覺，可能是這些電影把男女關係看成是純粹的 SEXUAL INTERCOURSE。

問：你對中文運動的看法如何？

譚：中大有發揚中國文化的使命和責任。中大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形像，怎樣也不能放棄獨有的價值。參與中文運動對中大有利，因為如果中文受歧視，那麼中大同學進入社會，形像，地位都會降低。壓迫中文，是政府壓迫中大的方法。

文：中文運動的發展應朝向對整個教育制度的批評，隨了語文政策外還須針對課程和考試等。我們同意先就語文政策作出反應，但假如政府作出讓步，我們應繼續針對影響更深遠的課程和考試等問題。

問：對大專界被稱為搞福利主義有何意見？

譚：福利只是基礎而已，但不單是為福利而福利，如果過份著重福利是一種錯誤，重點應是提高中大同學對社會的使命感。

文：辦福利是學生會的基本功能，但更重要的是要使一般同學建立對社會的責任感。近年大專界確實有著過份偏重同學福利的傾向，但這並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問：你為什麼出來競選學生會會長？

譚：做會長對自己的要求要更加提高，有很多事因為自己的地位而不能做，如在飯



堂「鐘」高脚和看毛片等，因為做了會長各人會對你有很多的態度和意見。做會長並不是有著神聖的使命感，只是鍛鍊自己和對社會有責任感而已。

文：當學生會會長工作繁重，又要停學一年，因此如果沒有一些理想支撐是不會出來競選的。自己覺得學生力量雖然微弱，但還是可能對社會起著一些影响的；而且很多新同學正需要一些舊同學的幫助，改變他們在中學時期只顧讀書的心態。

問：做學生會會長是否過癮？生活方式會否改變？

譚：不太過癮，有時過癮，有時不，整體來說不太過癮，亦不太壞。

文：很難說是否過癮。生活方式則沒有多大改變，因為自己一直都是在學生會中央工作，唯一的改變是較前檢點，如不會穿拖鞋在學生會辦公室工作等。在學生會工作的同學是有自己的一套SUB-CULTURE，而這個發展也可能是一個不健康的現象，阻礙同學真正認識社會，但如果沒有這種小圈子文化的維繫，則很容易被社會主流所同化。



一點畫室招生

導師：莫一點

科目：書法、山水、花鳥、人物

上課時間：逢星期二晚上及星期六下午上課

地址：香港灣仔謝菲道215-225號二樓F座

電話：5-755845

* 簡章備索 *

